

詩經札記卷上

古虞朱亦棟

原名
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三五在東

毛傳三心五噶四時更見鄭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
噶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孔疏知三爲
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
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孔以綢繆傳曰三星參也故有此言列宿之大房
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春秋元
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傳曰心爲大辰蒼之華曰三星

在鬻皆云心也知五是囑者元命苞云柳五星爾雅釋

天味謂之柳柳鶉火也郭注味朱鳥之口鶉鳥名火屬

南方孫炎云味朱鳥之名各當柳其星聚也以注爲柳

星故主草木也味史記律書作注索隱云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爲鳥注主草木說文味

鳥口也春秋文耀鉤云味爲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

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之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味

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

接連故也

維參與昴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鄭箋同孔疏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春秋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故言參伐也春秋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是也考星經柳八星曲垂似柳則與元命苞之言五星者異矣昴七星卽今俗呼七簇星者是也則與元命苞之言六星者又異矣

芹按

三五經無明文毛鄭皆以爲三心五噶若以三爲心則

下所云參者卽心也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下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參卽心宿也若西方之參則不得錯出矣以五爲喙則下所云昴者昴一讀柳卽柳宿也此又一說也若如綢繆傳以三爲參則所云五者卽昴也曰五曰六曰七其數不符然昴不五星柳亦不五星則以五指柳總不若以三指心之爲的確耳今以顯微鏡測之昴星蓋三十有六如貫珠然前人俱未之見也

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陸機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
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則以騶虞作獸解賈誼新書騶
虞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韓詩傳曰騶虞
爲天子掌鳥獸官則以騶虞作人解歐陽修王應麟皆
宗之芹按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
也鄭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
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未嘗卽以仁人指虞官也朱子
從毛傳之說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古序之後是矣

第其所云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者似非詩人之意
固不若鄭孔以獸五豝矢惟一發爲仁心之至其義似
更優爾

用兵

詩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箋將者將兵以
伐鄭也孔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于楚楚
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
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

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按春秋
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旅卽指衆言疑兵亦指人言如
左僖二十七年楚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非指人言乎然則
以兵指人始于春秋不始于戰國也

涇以渭濁

六經正誤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喻君子得新
昏故謂已惡也孔疏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濁水濁
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

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又曰此以涇濁喻舊室

以渭清喻新昏又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

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渭濁言人見

謂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水

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

賦云清渭濁涇是也觀此則箋所謂故見渭濁當作故

見其濁作渭字誤明矣然釋文乃作渭字云舊本如此

作渭者後人改耳今表而出之使學者知舊本渭字之

誤芹按涇水清渭水濁涇濁渭清向屬傳訛以字義言

之涇字從至至者水脉也其清可知渭字從胃胃者穀
府也其濁可知玩詩人之意言涇水之清以合渭水而
濁已之清以夫有新昏而濁乃以涇之清比已非以涇
之濁比已也杜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正是此意
然則史記所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者何以言之曰按
史記云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
中二百里然則所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者乃以涇渭
之合流言之非專以涇水言之也涇清渭濁詳見李中
丞涇渭二水考又爾雅直波爲涇釋名云水直波曰涇

涇徑也言如道徑也春秋說題辭云渭之爲言布也渭
渭流行貌

胡天胡帝

毛傳尊之如天諦審如帝鄭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
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孔
疏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元命包云天之言瑱二者皆取
名以見德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也并按天
謂天女帝謂帝女卽大明之詩所云倪天之妹者是也
朱子集注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

者驚猶鬼神

句本莊子

也案國策司馬喜見趙王曰以臣周

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也不知者特以爲
神人言不能及也朱子之意本此若改鬼神二字作神
人更切合耳

作于楚宮

毛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孔疏鄭

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

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

毛公前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

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考偽詩傳云僖公城

楚邱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偽詩說同毛西河駁議

云考朱傳魯頌駟篇注有云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騷牝

三千亦此意也此必因朱子此語遂附會作魯詩耳又

毛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則仲梁子本魯人其曰初

立楚宮不以某國號者意必以本國事故直言之如春

秋書初獻初稅例則舊亦有以此爲魯國事者但作僞

者定不曉此芹按左襄三十一年公作楚宮杜注適楚

好其宮歸而作之則魯原有楚宮第其衛詩而附會作

魯詩是可哂耳

登高能賦

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可以爲列大夫也芹按詩定之方中篇毛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漢志所引蓋本此也左太冲三都賦序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亦本乎此

朝濟於西崇朝其雨

毛傳濟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鄭箋云朝有

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有雨應考周官眡祲掌十輝音

之法九曰濟鄭注虹也則此所云濟者亦虹也芹案虹

映日而成日在東則虹見於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於東

方在東則雨霽在西則雨應崇朝其雨猶公羊傳所云

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也朱子詩注雨久而晚

見于東則晴晴久而早見於西則雨正得鄭箋遺意至

集傳改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已矣蓋淫慝之

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芹案虹能截雨指晚見東方者言之耳非早見西方者也俗語云東鸞日頭西鸞雨又云對日鸞不過晝此其驗也

言采其蠹

毛傳蠹貝母也陸機疏云蠹今藥苴貝母也其葉如枯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爾雅蔞貝母郭注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邢疏本草一名空草陶注云出近道形如聚貝子故云貝母是也芹按貝母二字乃蠹字之切音此天籟也

考文潛明道雜志曰經傳中無嬾姁二字嬾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姁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此其故殆不可解

綠竹

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則以綠竹爲草名爾雅釋草菜王芻郭注菜蓐也今呼鷓脚莎李巡云一物二名又爾雅竹篇蓄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蟲李巡云一物二名陸機疏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則以綠

竹爲一草名朱子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

謂淇園之竹是也

芹

按方氏應龍曰竹內虛外剛清勁

不染有似心體故取以爲興自應以朱子爲定解酈道
元水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
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
泉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與芻据目前所見而
言未可爲定論也

芻蘭

芻蘭

爾雅釋草藿芻蘭郭注芻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

璣詩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夢溪筆談詩芄
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
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鞞者疑古人爲鞞之制亦當
於芄蘭相似但今不復見耳芹按說文說苑石經俱作
芄蘭之枝許慎云枝木別生一枝條也則支與枝同也

木瓜

毛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
之禮行焉王觀國學林云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
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有畫

餅土飯之義耳鄭氏以木瓜爲楸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又木瓜詩設投報之辭以爲喻耳未嘗真有投報也而記言者遂以爲苞苴恐非孔子之言也芹按抑戒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則桃李非不可食之物矣且左傳云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杜注衣單復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此爲可食乎不可食乎適用乎不適用乎乃并夫子苞苴之言而詆之此王氏之謬說也

詩序木瓜美齊桓也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朱子
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芹按左昭二
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
子賦木瓜則木瓜非淫奔之詩也明矣

秉蘭

毛傳蘭蘭也釋文韓詩云蘭蓮也芹按初學記引韓詩

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

魄秉蘭拂除不祥宋書作秉蘭草拂不祥則韓詩原以蘭作蘭非

以蘭作蓮也況三月原無蓮乎蓋韓詩之注蘭字有二

其一云秉執也蘭蘭也

見太平御覽

則注鄭風也其一云蘭

蓮也則注陳風也第韓詩已不傳而釋文見其有蓮字一解遂誤置之鄭風則兩不相合矣若鄭康成注陳風云蘭當作蓮則本韓詩之說而無誤者也

上巳

朱子集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

不祥考韓詩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拂除不祥朱子蓋

本此也黃氏一正曰上巳者三月第一巳也續漢書禮

詩經凡此

卷七

七

儀志曰三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東流水上沈約宋書云
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或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
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之月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所用者皆日干也則三月之上
巳亦應用日干而不用日支易革卦巳日乃孚巳讀紀
有變革之義焉且其日必在上旬若朔日在午未則上
旬無巳矣此其說甚辨而不知其未的也芹案十二叢
辰家言日建起於月建建之後次以除三月建辰則巳
爲除日有除舊布新之義也古人之用上巳意在斯乎

其傳爲三月三日者或三日適值巳日後人則但用巳日而不拘三日如卜郊之用辛是也至魏已後則但用三月三日不復拘用巳矣詳見羣書札記

猗嗟名兮

朱子集傳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毛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考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間疏引孫炎云目上平博是眉眼之間也下云美目清兮則此所云名自以毛傳爲優耳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眇喪子失名則古名與明通

岵岵

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岵芹按爾雅釋山多

草木岵無草木岵那疏岵當作岵說文解字岵山有草木也岵

山無草木也今以字義考之岵之爲言怙也岵之爲言

圮也當從爾雅爲是王肅解依爾雅又卷耳傳崔嵬土

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岵亦作岵芹按爾雅釋山石戴

土謂之崔嵬郭注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爲岵土山上說文解字

崔高大也嵬高不平也从山諧鬼平聲此卽切音之法耳岵石

戴土也韻會詩詁云土山戴石行者以爲苦故云馬瘖

僕痛

毛傳作石山戴土誤

三星在天

毛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云鄭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孔疏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

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于卯上故稱合宿嫁娶者以爲候也考漢書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星下有三星銳曰罰亦

代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晉書天文志參十

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

右足主偏將軍左傳偏爲前拒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則以三星爲參亦無不可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也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則併有以六星指參

者矣

芹

按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農事起昏禮始殺

此刺昏姻失時則十月參見東方三月心見東方毛說

固不如鄭箋之爲優耳

葛生蒙楚

詩與歸風

毛傳葛生延而蒙楚藪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他家

朱子集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是詩詩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芹

按此自是

悼亡之詩所云予美亡此者謂其夫已亡也世說新語

排調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服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日

言經本言
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

劉孝標注唐風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云云袁故

嘲

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則前

人固作悼亡解矣鄭下箋云居墳墓也室猶塚壙則所謂歛蔓于域者卽塋域也所云葛生蒙棘者卽陳風所謂墓門有棘者也其爲悼亡無疑矣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戴氏遺書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旣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誰獨處哉反顧歎

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芹按此乃悼亡之詩言予美旣亡我今獨處獨息獨且又誰與我共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隰有六駮

毛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孔疏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言六駮者王肅云掘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華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也芹按爾雅翼六駮木名又曰

馬梓今之檀木皮正青而澤與莛莛及此木相似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莛莛莛尚可得駁馬故野人伐檀而得駁先儒訓駁而爲獸其去本遠矣崔豹古今注曰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駁者名曰六駁則陸疏之說較長也

夏屋

毛傳夏大也鄭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孔疏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

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鄭不然者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或曰夏屋大俎也渠渠俎深廣貌則以夏屋爲食器矣芹按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則夏屋卽作大屋解朱子集傳渾而言之則或以屋爲屋或以屋爲具固自無不可耳

權輿

毛傳權輿始也蓋本爾雅考逸周書周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大戴禮誥志篇

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權輿芹按
陳氏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
蓋軫由此而生故謂始曰權輿解最明析

宛邱

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芹按爾雅釋邱云左高咸

邱右高臨邱前高旄邱後高陵邱偏高阿邱宛中宛邱
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注宛爲中央隆高宛邱中央隆峻
狀如負一邱於背上又云邱上有邱爲宛邱注云嫌人
不了故重曉之芹按爾雅釋山云宛中隆郭注山中央

高故訓邱之宛中爲中宛隆高。李巡孫炎皆云中央
下劉熙釋名云中央高曰宛。有邱宛宛如偃器也則
與郭氏正同若此詩之游蕩招搖似亦作中高解爲合
有蒲與蘭

毛傳蘭蘭也孔疏以溱洧秉蘭爲執蘭則知此蘭亦爲
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鄭箋云蘭當作蓮
蓮芙蓉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孔疏以上下皆言蒲荷
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据他章且蘭是陸草非澤中
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信實。按秉蘭

詩陸璣疏云蘭卽蘭香草也韓詩云蘭蓮也則此所云
簡正指蓮耳非澤蘭也若秉簡詩在三月上巳其時未
有蓮自應作蘭草解反不得從此章韓詩說耳

鳴鳩

毛傳鳴鳩秸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平均如一爾雅釋鳥鳴鳩秸鞠郭注卽今之布穀也江
東呼爲獲穀鄭康成謂之搏穀陸機疏云一名擊穀陳
藏器本草云亦名郭公北人名撥穀皆聲之轉也左昭
十有七年鳴鳩氏司空也杜注鳴鳩鵠鳩鳩鳩平均故

謂司空平水土皆毛傳義也孔氏引陸璣毛詩疏云今
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鵠鵠則布穀是鵠鳩明矣揚子方
言鵠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今載勝自生穴中不巢生
雄說非也朱子集傳鵠鳩亦名戴勝似猶仍方言之訛
耳

幽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
亦如之卽七月之詩也又曰祈年於田祖則歛幽雅以
樂田峻祭蜡則歛幽頌以息老物鄭氏分一章二章爲

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
八章爲頌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
音故幽風亦曰幽雅亦曰幽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朱
子集傳幽雅幽頌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
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
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剽取其
一節而徧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
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七月全篇隨時而
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

而事亦可行耳朱子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是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是豳頌然亦未有定論

七月流火

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孔疏吳

當作鄭

志孫皓問月令季

夏火星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季夏中火猶謂指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考困學

紀聞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則其爲鄭志也審矣

熠燿宵行

朱子語錄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于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芹按宵行蟲予兒時于嶺南見之夜行腹下有火光殆卽呂氏春秋所謂腐草化爲蜃者是也

食野之萃

毛傳萃萍也鄭箋云萃蘋蕭也王觀國學林云按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璞注曰今蘋蒿也則萃與萍乃二物其字不相通用詩曰食野之萃食野之蒿食野之芣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萃非萍矣蘋蕭是也玉篇曰萃萍也又蘋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爲之說也亦誤矣

毛傳萃萍也鄭箋云蘋蕭也陸璣疏萃葉青白色莖如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盧氏雜說云唐文

宗問宰臣苹是何草李珣曰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
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鄭樵注云苹萋蒿
也毛子晉曰萋蒿別是一種鄭漁仲何亦誤註豈附會
唐文宗非蘋蕭之說耶

笙詩

南陔白華華黍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唐崇邱由
儀小序亦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集傳此笙詩也鄉
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

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曰笙
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此以亡作無
解鄭氏康成曰此六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燕
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
亡則以亡作亡解郝氏敬曰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
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
有聲無辭之証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狸首而
騶虞有詞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繁遏

渠案肆夏卽時邁繁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
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
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亦猶笙
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
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
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
歌卽樂也未有歌聲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
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
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其

按六月詩序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與鹿鳴至菁莪十六篇一例是不獨有其義并有其辭矣又鄭氏樵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或曰新宮卽斯干宣王考室詩也又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笙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

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

亦以亡作亡失解第以爲譜亡而非辭亡則又誤耳

六譜齊盛興得詩

曰福容也博于宜王系李所處又歸則又曰南朝以

賦江中江李榮在李朝等類博言歸之賦眼而歸矣是

歸徒存其譜矣又曠及然曰燕歸快想應不曾待

其其垂壯矣與我思至岸非十六益一附豈不憐存其

烈烈夫其賦矣崇壯烈烈萬世不教矣由諸與俱歸

矣白華烈烈與俱歸矣華烈烈與俱歸矣由與與俱

詩經札記卷下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

學

及門諸子校字

載弄之瓦

毛傳瓦紡磚也。夔牖閒評詩載弄之瓦人多以瓦字不

叶爲疑。或云此瓦字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

小不同，乃絡絲之具，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

芹按尿

音夔，夔柄也。收絲具，夔音夔，收絲器也。方言夔棖也。充

豫河濟之間，謂之棖。郭注云：所以絡絲也。義亦可通。

朱子語錄：瓦紡磚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八畫列女

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磚也然

亦未必

片

按末二章句句用韻惟瓦字無韻或謂瓦當

是屎字之誤卽易所謂繫于金柅者是也按柅籩柄也

籩收絲器也以韻叶之其說亦通

雨無正

此詩字次甚奇其古文與天字相似而

小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正也孔疏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

立名旣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歐陽修曰古之人於詩

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

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据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兩無其極傷我稼穡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所謂正大夫乎朱子曰韓詩之文比毛詩篇首多八字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芹

按宋人最喜僞造古書元城此說亦其一也朱子此

條獨不從劉氏最得闕疑之旨考讀詩記韓嬰章句曰
兩無正無衆也此爲得之

桑扈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毛傳桑扈竊脂也鄭箋云竊指肉
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孔疏桑
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
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箒中膏
故曰竊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毛傳鶯然有文章鄭箋云桑扈竊

脂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

芹

按左昭

十七年九扈爲九農正杜注春扈鴉鵙夏扈竊玄秋扈
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啾啾宵扈嘖嘖桑扈竊
脂老扈鷓鷃孔疏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卽如
此言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
毛謂之虺貓雌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
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元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
黃淺黃也竊丹淺赤四色皆具則竊指爲淺白也邢昺
爾雅疏云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詩小

雅交交桑扈是也上鄭元郭璞陸璣皆當世名儒無容
不知竊爲淺義脂爲白色而待後人駁正也芹按孔疏

以竊爲淺最爲得解而邢氏非之考陸佃埤雅淮南子

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

釋鳥云桑扈竊脂孔鷓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

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

者所謂青質齧齒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

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其翅如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

是也然則所謂交交桑扈率埒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

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兩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据此則孔邢二疏其義得兩通耳

堦箎

毛傳土曰堦竹曰箎孔疏世本云暴辛公作堦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堦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

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芹按鄭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汝心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埴篔然則此乃喻言也而譙周以爲暴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篔謬矣

杼柚其空

鄭箋云譚無他貨惟有麻絲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芹按

楊子方言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蓋指土木之功而言之也義與鄭異朱子集傳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義與鄭同芹按

織女牽牛

詩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跂隅貌襄反也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

芹按此卽後世七夕之說所由起也考漢書天文志牽

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孫女也

史記天官書同

爾雅釋天星紀斗

牽牛也此主關梁之牽牛卽二十八宿之經星也又云

河鼓謂之牽牛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

荷也此卽大東之詩所云牽牛者是也檐作儋何通荷
今俗呼扁檐星者是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
名則誤以河鼓爲經星矣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
牽牛之北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芹按晉書天文志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旗卽天鼓之旗也
孫蓋合河鼓三星與旗九星爲十二而誤注之耳考七
夕之說類書引淮南子云七月七日烏鵲填河成橋渡
織女今本並無此語惟曹植九咏注云牽牛爲夫織女
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在河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

天官星占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則
似古有其說矣今於夏秋之交觀之一歧一睨情景宛
然歧則有望之意睨則有視之意六書故曰睨目圓轉也則後世荒唐之說固附
會於此耳說詳見羣書札記

啟明長庚

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
也鄭箋云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爾雅
釋天明星謂之啟明郭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啟明
昏見西方爲長庚孔疏引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

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其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名異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芹按廣雅太白謂之長庚

則長庚金星也第詩所云啟明長庚以上文女牛下文箕斗例觀之當是二星既長庚爲金則啟明非金矣考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歲星居酉以五月與胃

昴晨出曰開明

天文志作啟明

則歲星一名啟明詩人所云蓋

指此也朱子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猶仍韓詩之

說耳又天官書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則妖
星亦名長庚也

南箕北斗

孔疏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
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
並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朱
子集傳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
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
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蓋兼用之然孔說較優

耳毛傳翕合也鄭箋云翕猶引也

芹

按箕四星二爲踵

在上二爲舌在下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故訓翕爲

引言引之使長而若有所舐也

說文舐以舌取物也

先祖匪人

鄭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難
世乎王楸野客叢書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
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蓋刺幽王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
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芹

按王說是矣竊疑人當作仁

古字人謂先祖獨非仁乎何忍使我至此極也更爲直捷與仁通

笙磬同音

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鄭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疏以東方生物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鐻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謂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鐻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

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孔疏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旣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也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据此則尚書所云笙鏞以閒者吹笙擊鐘更迭代作亦同音之義也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鼓鐘特舉笙磬而言之者正以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又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

設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
鐘皆編而縣之此卽孔氏所謂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
磬爲笙磬也考周禮春官眡瞭掌凡樂擊笙磬頌磬注
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或作庸庸功也其
義亦同

戢其左翼

鄭箋云戢斂也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孔疏舉雄者而
言耳芹按爾雅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
掩右雌故孔疏云然然鴛鴦匹鳥何以獨舉雄者而言

不可解矣張橫渠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
依于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毛西河云此真
宋人無稽杜撰不考驗之言釋文引韓詩云戢者捷也
謂捷其喙于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
喙于左翼此明明可按者而戢者通捷又通喙又通插
廣雅云戢插也則戢翼之非斂翼也明矣芹按鴛鴦交
頸而宿首尾相並並無正倒古詩上有兩鴛鴦千年長
交頸者是也宋儒之說似不可信

上帝甚蹈

朱子集傳踏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熊氏經說上帝甚
神古篆申字回轉故訛爲昏字芹按戰國策引詩作上
帝甚神無自療焉與今詩作踏者異朱子從之良是

月離于畢

毛傳畢囑也月離陰星則雨孔疏以畢爲月所離而雨
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考王充論衡明雩篇孔子出
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
莫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
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

言系本言 卷一
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据此則傳所云月離陰星
則雨者當作兩句讀謂月離畢之陰畢星好雨故知其
將雨也孔疏以陰星二字連讀似非的解否則月離星
陰則雨作一句讀陰星二字或後人倒置耳爾雅釋天
濁謂之畢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爲名朱子
全書畢是漉魚底又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
然畢星名義蓋取諸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
亦類畢故月宿之卽雨其說亦精

倪天之妹

毛傳倪磬也韓詩作磬則倪磬同音義也說文倪譬喻也詩曰倪天之妹孔疏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芹按磬作二字初不得其解旣而思之作讀佐去聲考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韓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皆讀佐音乃知今俗語所云竟做某某一樣者卽古磬作二字也鄭箋所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者也所謂譬諭之言也又晁氏郡齋讀書志徐鉉篆書千文一卷改籍甚無竟爲籍甚無磬則磬與竟同也又左僖二十

六年室如縣磬陸氏音義云磬亦作磬則磬與磬同也
太姒十子

毛傳太姒十子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
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
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王
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
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
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郟于富辰之言在
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郟霍乎史記管蔡世家

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
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
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
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
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
不知謚何所據而別于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
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芹按士

安所次卽据富辰之言故次周公於霍叔之下其次曹叔於康叔之上者以定四年左傳有明文也此與杜注以蔡叔爲周公之兄其意正同而不知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酆郇原非十六國長幼之次則士安之所据者謬矣

生民

后稷之生毛傳以爲姜嫄出祀郊禘履帝鬯之跡而行將事齊敏震動有身鄭氏以爲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震動有娠考

史周本紀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
之此鄭箋之所本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朱子
則云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高祖之生亦類
此非可以常理論也芹按毛傳据理言詩自無可議第
姜嫄以無子而求有子胡爲有子而反棄之明明見諸

本詩此則非史氏之誣矣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
稷中侯稷起云蒼耀稷生感昌迹緯書雖不足信要非
無所据也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帝嚳

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故後棄之以著其神此真無稽之言不足置辨者也

釐爾女士

鄭注女士女子而有士行者也芹按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傳云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此釐爾女士當亦作綏多女士解故下云從以孫子也

彼童而角

熊氏經說太玄云童牛角馬言馬童而牛角以無角爲有角所謂彼童而角也芹按寶籙俛出童殺以有角爲

無角亦此意

如彼棲苴

毛傳苴水中浮草也鄭箋如樹上之棲苴孔疏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爲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鄭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芹

按槎上老舌云北人置菜於樹以受

風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遽乾其名爲棲苴詩云如彼棲苴是也此從鄭箋其說較長又楚辭悲回風草苴比

而不芳注草枯曰苴又劉跂暇日記北人樹上晒乾菜
冬春食之詩所謂棲苴言如鳥栖然槎上老舌本此

靈星

詩序緜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靈星者

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

星祀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芹按後漢祭祀志漢興八年

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

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

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爲天田

官主穀

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

祀用壬辰日祠之壬爲水辰爲龍

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書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春秋之

太牢禮也

舞者用童男十六人

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卽古之二羽也

舞者象教

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簸之形象其

功也

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又應劭風俗通俗說

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卽答曰唯靈星

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漢書郊祀志高祖八年初置

靈星祠祀后稷也毆爵簸揚田農之事也謹按祀典旣

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
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
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于東南金勝木爲土
相也則靈星之爲天田也明矣蔡邕獨斷明星神一曰
靈星其象在天田舊說
曰靈星火星也一
曰龍星火爲天田

后稷爲司馬

毛傳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
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孔疏舜命羣官使
禹宅百揆卽天官也契任五教爲司徒卽地官也伯夷

爲秩宗卽春官也咎繇爲士卽秋官也垂爲其工卽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尚書刑德考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此其証也或云稷爲天官未知何据芹按國語稷爲大官當是因此而訛

實始翦商

毛傳翦齊也鄭箋云翦斷也孔疏翦齊釋言文齊卽斷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太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跡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芹按爾雅釋詁翦勤也安知非其勤王家之謂乎卽曰

是始斷商亦後人推本之辭猶書所言肇基王迹云爾非太王果有翦商之志也朱子注論語以此句定太伯讓商之案莫須有三字獄恐未爲定論也

朱子語錄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裡說分明實始翦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也無所据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金履祥曰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

之爾而後世稱太王有剪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
太王本意甚矣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了已而高
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
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剪商之志哉
況太王當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
取商家于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如此其悖也芹按

仁山此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考爾釋言劑剪齊也

郭注南方人呼
剪刀爲劑刀

說文云剪齊斷也毛傳訓剪爲齊本爾

雅鄭箋訓剪爲斷本說文是則然矣又考爾雅釋詁剪

簪勤也

郭注翦
簪未詳

据此則翦商字當作勤字解不當作齊

字斷字解書武成云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豈

王季勤商而太王反翦商也朱子於泰伯初主讓周後

主讓商似未爲定論耳

俛侯于魯

芹

按此侯字當作後下俛侯于東乃公侯之公此俛侯

于魯乃立後之後卽書所謂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

公後者是也卽公羊傳所謂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者是也其曰大啟爾宇爲

周室輔卽書所謂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也左
傳分魯公以殷民七族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伯
禽書篇名也今逸然于書則見之洛誥於詩則見之魯
頌其事猶可考也先儒以命公後爲周公留後者恐非

犧尊

毛傳犧尊有沙飾也

釋文云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

孔疏犧

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
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
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

沙卽娑之字也阮誥三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芹按犧尊以牛象尊以象王氏之說爲長第魯郡所得者乃古銅器而宗廟所用者乃木器莊子所云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者卽此犧尊也毛鄭之說容或別有所据姑兩存之可也

三壽作朋

鄭箋三壽三卿也孔疏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者爲三
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朱子集傳三
壽未詳或曰願公壽于岡陵等而爲三也困學記問引
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
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芹按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
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在下壽八十疑詩所言三
壽蓋指此也

奚斯所作

毛傳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云奚斯作者教
護屬功課章程也小序駟頌僖公也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疏其義通於下三篇亦是行
父所請史克所作也則作闕宮之頌者史克也非奚斯
也班孟堅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李善注薛君
韓詩章句云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
公子奚斯所作也則固以作闕宮之詩者指奚斯矣王
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則與班孟監賦
序正同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注韓詩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與文選李善注同芹按楊子法言學行篇昔顏淵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光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閼宮之詩故云然則皆本韓詩而誤者也

元鳥

契之生毛傳以爲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

狄配高辛氏帝帝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

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孔疏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者然

鄭氏以爲降下也天使馭下而生商者謂燕遺卵娥氏
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考史殷本記簡狄有娥氏之女
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此鄭箋之所本也歐陽修駁之曰毛氏之說以

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而鄭謂吞馭卵而生契者
怪妄之說也蘇氏洵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
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毛傳以
燕降爲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
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芹按簡狄之吞

卵與姜嫄之踐迹事本一類踐迹者旣以爲有卽吞卵者不可謂無也朱子語類問元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則鄭氏据事言詩朱子固信之矣中侯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跡乳蓋天人感應聖哲挺生固有異於常人者矣又史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其事與簡狄正同則秦之先亦元鳥降生者也

阿衡

毛傳阿衡伊尹也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疏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片按阿衡二字切音爲尹則史殷本紀所云伊尹名阿衡者是也準以君前臣名之例則此所云阿衡正是稱名不得稱官也先儒皆習焉不察耳

周禮札記卷上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

學

及門諸子校字

閒民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王氏訂義曰愚按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閒民今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夫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以強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八職之有缺則轉移以協

佐其事係於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木也芹按閒民二字不可解疑卽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

之屬有事則轉移執事無事則爲閒民故曰無常職也竊疑成周之世非特官有兼職亦且人有兼事如春夏秋冬四季各有執事其所執之事旣畢卽爲閒民至所兼之事起則又各事其事矣故曰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卽如天官凌人冬斬冰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似四時各

有其事而事過卽爲閒民此其閒豈無轉移執事者乎
餘可類推

鄭注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賈
疏云其人爲性不營己業而好與人傭賃非止一家以
此爲業者耳芹按傭賃卽今之僱工人也以此當閒民

一職似非確論卽如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羽人掌
以時徵羽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掌染草掌以春秋歛
染草掌茶掌以時聚茶非其時卽閒民矣八人七人六
人五人之食先王豈聽其游手而坐食乎考周禮序官

自府史而外其爲胥徒者凡一萬三千有奇而司空之職不與焉又天官如門闕地官如山林川澤之類皆不可以數計計其人當不下二萬餘使非轉移執事先王豈聽其爲閒民而冗食乎故閒民非無職也無常職耳其無常職者何以轉移執事故耳我故曰此庶人在官者也而先儒以後世僱工當之疎矣

正月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鄭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

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考王平仲注疏刪翼云臨川王
氏以爲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爲正夏以建寅月
爲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爲正歲而柯氏葉氏
則又以正歲蓋指建子之月而正月則夏正月也愚按
幽風之詩凡言月指夏正凡言日指周正則紀月似與
柯氏葉氏合然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合斬冰則正歲
又似指夏正月矣存以備參芹按以正月爲周之正月
則始和二字費解或以和爲可否相濟之謂則支離甚
矣始和云者猶言方春始和耳非夏之正月而何至凌

人之正歲正字當連上句讀歲字當連下句讀不必援以爲据也

六計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注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杜子春云廉辨或謂廉端

芹

按禮運云大臣法小臣廉則六事之以廉爲本自無

可疑第此處廉字似是虛字不是實字疑當作察字解

考後漢書魯恭傳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注仁恕掾主獄

屬河南尹見漢
官儀廉察也

此其証也

正歲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鄭注正歲謂夏
之正月也賈疏云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
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卽今之十月
冰未堅不得斬之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
月也芹按逸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
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
夏焉則夫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其敬授

民時者非夏之正月而何

歲終

宰夫歲終則合羣吏正歲會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鄭注歲終自周季冬則正歲非周之正月而何餘可類推

王齊日不舉

膳夫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醴至三太牢案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芹按王日一舉以樂侑食

王制所云天子食日舉以樂者是也祭統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此與下文大喪不舉大故不舉爲一例王氏所云祭祀致齊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者是也竊疑三字原是不字先鄭之注未嘗有誤後人訛不爲三賈疏因而附會之耳

帥其徒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其糝盛祭祀共蕭茅其野果蓏之薦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鄭注其屬府史胥徒也役爲給役也王氏曰按甸師胥

徒三百三十人蓋非此衆則農功之時不足以集事然
農隙又幾於徒食故兼此役則無事而祿不妄費周禮
攝官之意皆此類也芹按太宰九職九曰閒民無常職
轉移執事者他無所見而惟此甸師一職則顯然有據
可知閒民者以其時之間而言之非以其人之間而言
之也司農以爲轉移執事若今傭賃也疎矣又節卿鄭
氏曰府史胥徒蓋九職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
然則先儒固有見及者矣人特忽焉不察耳

掌冰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正歲季冬凌冰室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云政當爲正謂夏正芹按鄭注太宰云正月周之正月注小宰云正歲夏之正月第此所云正歲可云夏正之歲夏正之月而不可云夏之正月也故鄭氏別以季冬注之然於正歲之例則已亂矣竊疑正字當從先鄭作政以政字句歲字連下句讀亦不碍其爲夏正之十二月也

三易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
地家三百畝周禮訂義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
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三易者土力益瘠卒三歲
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
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爲百畝之獲也芹按史

氏之說本於通鑑綱目或以周禮有再易無三易不知

三易二字固別有出處也

按北魏書太和九年詔均田三易之田再倍之

駢牲

牧人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王氏訂義

鄭鑿曰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片按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祭法舉天以該地故統言之若如剛中之說以祭四時於禮

何所據耶

夫布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鄭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賈

疏按劉交問云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

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

者也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片按鄭云讀天官冢宰則

審矣者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

無職在九賦中也朱子語類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

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
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
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
人也芹按載師所罰乃游惰之民故重閭師所賦乃九
職之民故輕鄭志所答極爲明白朱子之說似是別解
媒氏掌萬民之判

周禮訂義鄭鏐曰婚姻合二姓之好辨氏別族有百世
而不可通者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
乃爲之掌其判使男女者知其別然後可以通婚鄭康

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爲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由別則無同姓爲婚之失也芹按判之爲言分也掌其判卽掌其合此反語也如以爲男女有別則下文判妻字一字兩解未免齟齬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鏐曰娶妻者若媒氏書之而判妻入子亦書之者蓋判之爲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由也人者不宜入者也已

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爲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
不宜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矣司農以入子
爲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聘之者甚失入子之義矣周
禮輯注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慮
其有悔也芹按入子蒙上娶字而言疑是人之義女謂
娶人之女而非親生者也否則隨母改嫁之子耳鄭氏
以入子爲繼子似乎未合

奔者不禁

媒氏掌萬民之判

鄭注判半也
得耦爲合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注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

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

賈疏仲春既是娶女之月若

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其實非正

禮也

芹

考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一作內

家語

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也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

於此据此則自季秋至仲春皆婚姻之期詩邶風云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知逆女之禮當在仲春之前也

芹按

仲春之月正婚姻之時而或有貧不能備禮者過此則

失時矣故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特令以仲春會所以蕃

育人民也其曰奔者六禮不備之謂非淫奔也非私奔也考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謂不若妻之備禮而娶耳非淫奔也左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此亦奔則爲妾之奔必受命於父母非私奔也据此則奔者不禁謂雖不及備禮亦許其嫁娶而不禁耳所以蕃育人民者此也所謂婚姻以時者此也烏有先王制禮而令男女苟合者哉自賈疏誤解奔字遂令古制不明矣考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婚鄭司農云多婚不備禮而娶婚者

多也。芹按媒氏此條正與大司徒多婚一條參看皆指

貧民之不能嫁娶者言之耳。今世俗所謂荒親亦是古

人遺意。穀梁傳文十二年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范注

引譙周曰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

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其解最爲明

析。又下句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注無故謂無

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芹按無故

二字對有故而言。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注故謂父母之喪謂無故而婚嫁愆期則

罰之耳猶越語所謂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
父母有罪者是也又下句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
之鄭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賈疏上文
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
家者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謂男女之鰥寡者也芹按
此句緊承上句卽無故而男三十不娶女二十不嫁者
也故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非鰥寡也自注疏誤而後
人并疑周禮爲不足信豈不冤哉

國服泉府

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王氏訂義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值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爲息二說俱勝注疏按以國服爲之息則與後世之出息以償者異矣牧齋之說本於後鄭止齋之說本於先鄭參而考之止齋之說近是

受羽

羽人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徒端反十搏爲縛徐轉反

鄭康成曰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

羽謂之縛音篆百羽謂之緝古本反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

蓋失之矣芹按審猶箴也搏猶縛也縛猶緝也而其數

不同未知孰是釋文引郭氏音義云凡物數無不從一

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芹按羽人受羽自應

以十起數疑周官不失爾雅未爲得也

司祿

周官輯注先王班祿之制自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

籍則司祿之闕久矣司祿蓋掌百官之祿者

芹

按周禮

訂義易氏曰司祿逸篇弗可考矣天府曰若祭天之司
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
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
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
益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
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
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劉迎

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誤爲爵祿矣不然何以與倉人
司稼同列耶据此則班祿之說非矣

祈珥

肆師之職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禋珥鄭注祈當爲襍
珥當爲衄釁禮之事周禮訂義易氏曰小子職曰珥於
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
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刳珥奉犬牲若以祈爲刳
則肆師之文爲非後鄭皆改祈爲刳謂毛牲曰刳羽牲
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爲衄取其以血爲釁之義然

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蓋爲句芹按劉中義云珥當爲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災據此則鄭氏之說非矣

獻尊象尊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陸氏音義素何反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觀國學林云獻尊卽犧尊是也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一物而兩名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

西酌犧象又曰尊川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然則犧象
二尊相須可知矣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義
獻音憲二字各讀如本字毛詩疏引王肅注曰犧象二
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是已司尊彝變犧爲獻者
蓋朝踐乃始獻之禮舉祀事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
名則謂之犧象也鄭氏旣讀獻爲犧又以獻犧二字皆
音莎旣謂犧象飾以翡翠又謂象尊以象鳳皇皆誤矣
陸德明循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
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播其疑

於後世使後學愈疑良可怪也芹按鄭氏之說本於毛

詩傳

毛詩云犧尊有沙飾也

且上有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

鳳皇之形則此亦當從同也第下有筭彝黃彝則用著
尊壺尊虎彝雌彝則用大尊山尊不必盡以類從同則
阮諶三禮圖所云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者近
是至學林以獻字作如字解謂下鬱齊獻酌亦當如字
讀尤爲匠心獨得也按鄭司農注獻酌云獻讀爲儀儀
酌威儀多也康成云獻讀爲摩莎之莎煮鬱和秬鬯以
醖酒摩莎涉之出其香汁也殊穿鑿

上公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鄭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疏宋公爲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周之同族出封惟稱侯伯而已困學紀聞云虞虢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考逸周書王會解堂下

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

堂下之左殷公

夏公立焉皆南面

注杞宋二公

据此則殷亦宜有唐公虞公

夏公不得有虢公賈疏云云殊不可解得無以春秋之

郭公爲虢公耶

死兵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

以罰之賈疏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卽下

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

也或曰死於兵謂爲不義而見殺者

片

按白虎通喪服

篇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
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
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
以爲戰陣無勇之罰非是又按盧植禮記注畏者兵刃
所殺王肅注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案爾
雅二字疑誤

周禮札記卷下

古虞朱亦棟

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貍首

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鄭司農注貍首曾孫賈疏
貍首是篇名曾孫章頭卽射義所云是也芸閣呂氏曰
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
女手之卷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
以道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修朝
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其會時也片按貍首

二句乃原壤所自作之歌而呂氏以爲逸詩且以証會
時之義謬之謬矣又史記封禪書萇宏設射貍首貍首
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案不來二字乃貍字之切
音考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則射貍
首不自萇宏始也惟祭侯之禮其辭有曰毋或若女不
寧侯不朝於王所故抗而射女當是萇宏所設耳

三兆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周禮
訂義易氏曰鄭氏以爲豐鑄今考其義不過陰陽奇偶

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迺生男子爲載弄之璋
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
在左者曰玉兆詩以迺生女子爲載弄之瓦凡以瓦名
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
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爲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
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芹按詩
載弄之瓦或以爲紡磚或以爲金柅或曰瓦當作
渠絡絲柅也如易
氏之說則其爲瓦也無疑然而鑿矣

九筮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

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

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注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

誤也芹按世本巫咸作筮故九筮之名皆以巫字冠之

不必改讀爲筮也又山海經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

陽巫履巫凡巫相

郭注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曰帝告巫陽

又云大荒

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

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則皆神巫之名也

又云巫咸國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上巳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
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賈疏云一月有
三巳据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
浴是也或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
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
吹所用者皆日干也則三月之上巳亦應用日干而不
用日支易革卦巳日乃孚巳讀紀有變革之義焉且其
日必在上旬若朔日在午未則上旬無巳矣此其說甚

辯而不知其未的也芹按十二叢辰家言日建起於月
建建之後次以除三月建辰則已爲除日有除舊布新
之義焉古人之用上已意在斯乎

抱天時

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
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易氏曰天時兵家趨吉避
凶之書方師之出也筮人之職固已有巫環之筮環人
卽其筮以爲致師之舉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
時芹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

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此其天時之書乎

太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鄭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賈疏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睹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月

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

上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芹按漢

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營室東壁在巳曰太荒落四月出在奎婁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胃昴畢在未曰協洽六月

出在觜觶參在申曰潛灘七月出在東井輿鬼在酉曰

作詔

爾雅作
作詔

八月出在柳七星張在戌曰掩茂九月出

在翼軫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角亢始在子曰困敦

十一月出在氏房始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在尾箕

芹

按如甲寅年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日

躔姬訾之次斗柄建寅歲星晨見東方在丑宮斗牛度

是歲星與日同在一次也餘倣此賈疏所引日月五星

俱起於牽牛之初謂如甲寅年歲星在丑至十一月日

月會於牽牛之次則歲星與日同在一次也第其所云

斗柄建子子有太歲者殊費解耳又漢書律歷志亦云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其所謂太歲者蓋皆以
歲星言之非以歲陰言之也勿誤認

分野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鄭注星土星所主土也鄭司農說參爲晉星商主
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元謂諸
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亾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

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也析木燕也賈疏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

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
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
之義亦可知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
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
屬焉故也

芹

按唐書天文志初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

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爲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
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

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
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
陽乃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自河源循塞垣東北
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東南及海爲蠻越觀兩河
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近代諸儒言星
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
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
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

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
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据全晉之地南盡潁州南陽西達
虢畧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
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魏從大梁則西
河合於東并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
又据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
也又鄭樵通志云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掌氏分星不
可考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畧見於左

氏國語然漢賈直班固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
諸家之說大同小異而一行之言十二次也唯以雲漢
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於兩戒識斗
羅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當所
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
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芹按分野之說至一行而
始發其蘊山河兩界確有明徵不必以地在北而分星
亦居北地在南而分星亦居南也詳見唐書天文志

火弊

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當爲

誓民鼓

遂圍

句

禁火

句

弊

句

獻禽

以祭社

鄭注誓曰無干車無

遂圍

自後射立旌遂圍

禁

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合鼓而圍之火弊火止

句

禁

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自後射立旌遂圍

禁

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自後射立旌遂圍

禁

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後止

芹

按此當

以圍字爲句禁火二字連讀鄭以下文有車弊羅弊等

字遂以火弊連讀不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春啟戶

始出安得春田用火耶此云禁火正謂不如仲冬之火

田耳圍禁二字不連鄭所引誓曰明以圍字爲句觀秋

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雍氏禁山之爲苑澤之爲沈者萍氏禁川游者司寤氏禁宵行者夜行者修閻氏禁徑踰者等句則可見矣爾雅冬獵爲狩火田爲狩知春田固不得用火耳

環人

環人掌致師環四方之故芹按易氏曰在秋官者掌送

迎邦國之通賓客令其守涂地者爲之聚橐謂之四面

環之可也在夏官者止於徒十有二人何以環之乎今

考筮人九筮之名九曰筮環鄭氏謂筮可致師不同此

則以爲致師之筮孟子曰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意則其爲筮名信矣據此則所謂環四方之故者當亦主占筮言也

蜡則作羅襦

周禮訂義薛氏曰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豈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鄭鍔曰作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先儒以羅襦爲一物始未之思與李嘉會曰襦細

密之羅

此本孔疏其說非也

惟國將蜡則共之

芹

按羅氏掌羅烏

鳥則羅其所固有不必更作也此羅襦自是一物但當

作女衣解不當作羅網解耳

史記滑稽列傳羅襦襟解

臂臑見祭僕鄭注

六經正誤臂臑釋文奴報反字林人於反又云羊矣反

此吳字之訛

按少儀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

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犗豕則以豕左肩五個羊豕不言

臂臑因牛序之可知釋文臑奴報反說文云臂羊犬

此豕

字之誤

讀若儒字字林人於反及考釋文正本注云臂羊

矢

此亦豕字之訛

也那到切無讀若儒四字此兩處說文皆誤

集韻乃到切說文羊豕臂也此註是玉篇廣韻並奴到

切臂節也据經文則牛臂爲首非特羊豕臂也

芹

按自

肘至腕爲臂自肩至肘爲臑臑奴刀切亦作平聲

楊紆

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鄭

注楊紆所在未聞

芹

考爾雅秦有陽陁郭注今在扶風

汧縣西呂氏春秋云秦之楊華高注楊華在鳳翔或曰

在華陰西淮南子云秦之楊紆高注在馮翊池陽一名

具圖楊紆所在迄無定說然楊紆之卽楊陞楊陞之卽
楊華則無疑矣周禮訂義冀州其澤曰楊紆而爾雅曰
秦有楊陞李巡又以爲在扶風顏師古注漢地志以爲
卽楊紆茲非冀之入雍乎此爲得之又淮南子云禹之
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山海經云楊紆之山河出其中高注陽盱河
蓋在秦也則楊盱水名也又穆天子傳曰西征之楊紆
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則楊紆山名也

盜賊軍

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

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
格殺之無罪芹按軍字當連下鄉邑讀軍猶攻也謂乘

人之不備而攻之也考左成十六年諸侯遷於潁上鄭

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軍字之義與此正同王安石以

家字句非或疑軍字爲竊字亦非

金版

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鄭注鉞金謂
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王氏曰掌次言王大旅則張彊按

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與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神也京山郝氏曰以金爲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命芹按此卽後世玉冊金符所自始故知饗諸侯句非衍文也

誓大夫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鄭注師樂師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王介甫曰誓僕右者爲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爲馭誓其屬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爲大夫誓其屬也芹按介甫以此爲誓其屬未的而刑不上大夫一語頗爲近理以大夫無鞭形也竊疑大夫字乃大吏之訛大吏卽軍吏也師乃二千五百人爲師之師非樂師也考左襄十四年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師之証然以之解周禮則不可耳

立當前疾

六經正誤大行人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注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輿又曰前疾謂駟

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按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軌車
軾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音範疑此近是戴
氏考工記注軌出軌前穹而下謂之胡胡謂之侯惠天
牧曰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
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侯猶胡也
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据此則今本作
疾者誤也按侯與疾字形相似故誤

土揖時揖天揖

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鄭康成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也土揖推
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
舉之李嘉會曰土揖不舉手起就地揖之時揖則畧舉
手起而後至地天揖則高揭手起而後至地芹按今之
揖卽古之肅拜古之揖卽今之拱手當從鄭注爲是李
說非也儀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周禮肅拜注鄭司
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說文手著胸曰揖

焉使則介之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

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
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焉發聲_芹考禮記三年問焉
使倍之焉使弗及也鄭注焉猶然也据此則焉使二字
自可連用故康成亦以此爲發聲也接近人讀以焉字
句文從字順不必費此曲解第通考周禮一書無以焉
字句者竊疑先鄭之作夷使正自有據意者四夷之使
象胥而外或亦使行人而行夫爲之介未可知也

環人

熊氏經說周禮夏官秋官皆有環人俞壽翁作復古編

謂宜合爲一官按環者筮占之名筮人九筮有所謂筮
環專以占致師蓋軍旅占日時方向尅勝之法二環人
注一以環爲却一以環爲圍皆未足以盡環之意孟子
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若
如注說圍而攻之何以曰必有得天時者以周禮之環
固是占筮之名天時亦占候之書太史云大師抱天時
與太史同事是也注云抱式知吉凶者筮占推擇取日
時方向相尅以知吉凶是故謂之環据此則夏官環人
主占筮吉凶秋官環人主迎送賓客俞氏欲合爲一官

非也

貉踰汶則死

毛氏六經正誤貉踰汶則死注汶水在魯城北釋文云汶音問水名按列子湯問篇鸛鵠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殷敬順釋文云汶母巾反案史記汶與崦同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据此則先儒相因以爲魯之

汶水者誤也

其實一豆

考工記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

其實一黼其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芹

考周禮訂義鄭鏐曰覆黼用底底深一寸可容一斗覆
黼筓耳耳深三寸可容一升趙氏曰四合爲升四升爲
豆其實一豆則四升也其實一升則四合也蓋豆止實
四升周禮中並無一斗之豆籩人掌四籩之實注謂籩
如豆其實皆四升醢人掌四豆之實與旒人豆實三而

成斛注亦謂豆實四升如舍人共簋簋注云豆四升簋
簋實三豆皆一斗二升惟梓人注改豆作斗此乃注之
誤禮書云一獻而三酬非謂三番酬謂獻以一升而酬
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觀此則稟氏之豆實四升
明矣又釋疑謂古者或以木或以瓦木豆實四升醢人
言四豆之實是也瓦豆實十升菹人言豆實三而成斛
是也梓人所謂豆亦瓦豆爾此又一說也

山以章

鄭注章讀爲獐山物也賈疏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

并畫獐考周禮訂義趙氏曰鄭改章作獐是山中物對
下水以龍此未是蓋章是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
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解引
爾雅曰山上正曰章謂畫山雖畫其山亦必畫其上正
之形芹按冕服九章火以圜卽九章之火山以章卽九
章之山水以龍卽九章之龍鳥卽九章之華蟲獸卽九
章之宗彛謂虎
雌也其曰龍鳥獸蛇則又兼龍旗九旂鳥旗
七旂熊旗六旂龜蛇四旂而言之也然則章之不可爲
獐也明矣

後素功

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鄭注論語云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張橫渠曰畫績之事文采旣極而以素功爲後焉豈非反天下之文以歸於質耶易之賁曰白賁無咎夫賁之極以從白是欲歸質也片按張氏之說比鄭義更精若如時解當作凡畫績之事先素功矣

觚三升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勺尊升也觚豆字
聲之誤觚當爲解豆當爲斗賈疏今韓詩說一升曰爵
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許慎謹案云
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
云解字角傍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
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
亂之耳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
一觚相近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也觚字爲觚

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芹按本文一獻而三酬

謂以一升者獻而以三升者酬也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酌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賓曰酬

蒼頡篇主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

若三

酬則禮無明文矣又能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

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惟三酬而已若是大夫

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饗也故知士之饗禮也

此臆說也

芹

按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

升者謂之觚庶幾近之

一獻三酬

王氏詳說曰鄭氏以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酒一斗若不以觚爲觶則不及斗酒之數矣緣觶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以角旁從單者有以角旁從氏者角旁從氏當誤而爲觚字也劉氏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鄭鐸曰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三酬而九升合一獻之升而計之是爲一斗也獻必以一者行禮之始以誠爲主也酬必以三者行禮之終以厚爲貴也一獻則以少爲貴三

酬則以多爲貴芹按禮有一獻無三酬當從劉氏之說
爲是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故鄭氏謂觚當爲解也

祭侯

考工記梓人爲侯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
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
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考史記封禪書莫宏以方事周
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莫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

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則毋或三句必是莫